

大逆不道，谋反作乱，上愧对祖宗，下不得民心。微臣愿领兵平叛，必以此贼首级祭奠列祖列宗。”

刘玄喜道：“既如此，便有劳大司徒汝南一行了。”

刘赐当庭领取兵符印信，再选自己亲侄奋威将军刘信为副，点齐本部兵马，调拨粮草，浩浩荡荡开赴汝南战场。

汝南兵将一见汉军之势，才猛然发觉：自己哪是这等劲旅敌手？当初升官发财的美梦竟是那样可笑！早先被刘望拉拢的世族豪强见势不妙，早早弃城逃去，还未待刘赐合围，城中守兵已逃个七七八八。未过多久，便只剩下刘望这个光杆皇帝和严尤、陈茂那数千残兵了。

就在刘赐轻松攻城的时候，有使者自武关而来。那扰乱关中安宁的邓晔、于匡送书入朝，俯首称臣，愿为朝廷先锋，开关迎汉，以早灭莽朝，新兴大汉。

刘玄如何不喜？武关一开，长安立刻暴露眼前，王莽纵有函谷关之险又有何益？遂立即传召重臣入朝军议。

有此天降美事，朝中立刻沸沸扬扬。但凡是人便能知道，若能入关作战，攻克长安，擒杀莽帝，无疑是开国首功，人人都欲争之，绿林将帅更是为争此功摩拳擦掌，闹得不可开交。朱鲋因诛伯升事，颇为天下豪杰不齿，而身为绿林魁首的王匡、王凤众将也因此事声名狼藉。明面上绿林看似依旧是一团和气，可私下里也已心生间隙，相互多有仇怨了。正应了那句“以利相交者，利尽而散”。如今有此大功摆在眼前，诸部都欲争之，也好以此功重振声威。

刘玄看着绿林众将闹得吵吵嚷嚷，心中乐开了花，再去暗瞧刘秀，见他悄无声息立在一边。按说若能有此功，刘秀必能翻身朝堂，况且刘秀有将帅之才，也有资格争这西征帅位，可刘秀却毫无争功之念。看来这刘文叔还当真识抬举，刘玄很是满意。

待众将争够了，刘玄说道：“众卿欲为国效力之心，朕甚感宽慰，只是西征之策虽然可行，然洛阳王匡数万大军仍不能掉以轻心。若我军倾力入关，洛阳之兵南下为祸如之奈何？又或王莽征调王匡西援长安，我军远征疲惫，又补给不易，如何能够平定关中？何况赤眉虽亦是反莽义军，却与我大汉并无交往，如趁我军取长安之时，伺机攻我京师，岂不是危在旦夕？故朕思来，西入长安的关键仍在于洛阳之中。成国上公近日已初平颍川，洛阳即在眼前，朕欲起大军征伐洛阳，另调一兵西入武关，以此相互支应，方为万全之策。”

朝中突然安静下来，皇帝说得轻松，可这两路大军也不知作何安排。

“定国上公王匡，为我大汉柱梁，英勇善战，果敢无畏，定可堪当此任。朕拜卿为北军主帅，统领绿林诸部十万精兵，北上洛阳，定要一举击溃洛阳守兵，光复东都。望爱卿以昔日泚水之战勇武英姿，为朝廷再建新功。朕倒要看看，王莽老儿的小侄王匡如何能够抵挡得住朕的定国上公！”

此言一出，立刻引得朝中一片哗然，绿林北上去啃洛阳这块硬骨头，那西路军又将由谁统领？

就听皇帝不紧不慢地说道：“丞相司直李松，谋略出众，独当一面，朕拜你为西军主帅，统领两千精兵，接收武关，拜封邓晔、于匡为辅汉左、右将军，归于你挟制统率。将军赵萌、申屠建，拜为西屏左、右大将军，亦各统精兵两千，随李松之后入武关策应，尔等必要攻克长安，根除王莽，方为大功，否则以军令严惩。”

李松还好，赵萌、申屠建脸都绿了。六千兵马，便要强令攻拔长安，当真天方夜谭。长安毕竟是大新国都，必然坚固无比，粮草资货丰足，少也有数万精兵护卫。就一个宛城，纵有刘伯升之才，也是十万汉军围攻半年有余才因城中粮尽而破城。三将六千兵马如何攻破长安？且邓晔、于匡初降，谁知二人心思？若是拥兵自重不尊调令，甚至反攻汉军，强龙难压地头蛇，又能奈他二人何？

绿林众将听刘玄使李松三人西去长安，深为不满，正想争辩，又听只予这点兵马，不由得心中偷乐：李松纵有天大本事，如何能以六千之众覆灭莽朝？就且让他们去关中闹腾好了，待绿林大军攻拔洛阳，再取长安不迟。如此一来，也便无人再争西军主帅。

见众将不再争论，更始帝又说：“今众将皆出，京师空虚，前有大司徒军报，乱贼刘望困于汝南，其众如鸟兽散，仅剩严尤、陈茂残部负隅顽抗，已不足为患。即刻召大司徒回朝，以镇京师，汝南兵事移交奋威将军刘信继任，定不容刘望贼子匿逃！”

军议已罢，众臣各自归营整军，皇帝却又私下传召李松三人入见。

李松等还在为西征之事犯愁，就听皇帝说道：“西去长安虽然艰难，但武关已开，关中之地尽暴露眼前，虽予卿等兵力不多，但未必没有胜算。如此安排，一者以去绿林争夺帅位之意，二者麻痹绿林众将抢功之心。卿等也不必为兵少

又以朝廷所赐黄金尽数赏赐众军，更允诺破敌之后，朝廷另有重赏。一时间士气高涨，将士齐心，愿从窦融之命，必要做出一番功绩，以谢朝廷恩遇。又亲领兵马屯于新丰，与京师仓遥相呼应，互为犄角，欲以京师仓、新丰防线作为长安最后屏障，抵挡叛军攻势。经窦融一番部署，长安不似先前一般裸露在叛军眼前，摇摇欲坠了。

李松众将本还势头正盛，见官军增兵，便迎头而上，谁知竟是撞在坚墙之上，连攻月余毫无所得，甚至隐隐被窦融压制，眼瞅着城下伤亡越来越大，若再一味耗下去，怕手中兵马不保。李松与邓晔商议许久，都觉不能再这般死拼下去，遂引军退至华阴，制备攻城器械，欲待更始皇帝大军齐至，再乘势进军长安。李松又拜新投奔汉军的豪强王宪为校尉，遣其领兵五百北渡渭水，进入左冯翊地界，凭其在弘农的声望，招兵买马，劝降城池，一者壮大汉军在关中的实力，二者转移王莽朝廷视线。李松虽眼馋攻拔长安大功，却也知道自己这时绝对是有心无力，若再迟疑，莫说建功，怕是性命都要搭在这京师仓城下了。只是李松这般布置之后，虽然暂保大军安然无虞，却也使关中再度陷入胶着之中，一时难有转机。

虽然如此，可新朝局势糜烂仍无从改变，东方已尽为义军所有，莽朝难与之争锋。就在王莽焦头烂额之际，巴蜀、雍凉亦割断与朝廷往来，起兵应汉。

公孙述，字子阳，扶风茂陵人士。西汉哀帝时，为朝廷郎官，王莽天凤年间，任导江卒正，治于蜀中临邛，政事通畅，奸盗不发，素有能名，为郡中信服。随着关中局势瞬息万变，益州各地豪强收拢宾客，招募强盗，截杀县宰，举县应汉。有南阳人宗成自称“虎牙将军”，攻略汉中。商人王岑起兵雒县，自称“定汉将军”。两将合兵数万，游走巴蜀汉中之间，攻城略地，声势浩大，蜀中莽朝官吏皆震惊不已。

其实两人不过诈称汉兵，实则与南阳朝廷无半点纠葛，然而百姓怎辨得了真假，还道是汉帝遣兵收复益州，争相奔走传告，言巴蜀即将改天换日。

公孙述听闻汉帝复起，蜀中虽然远离朝堂，可对天下之势也有所耳闻，更何况公孙述擅占卦卜吉，天相民心皆应刘氏复兴，社稷重归汉室确属无疑。听闻有汉将入蜀攻占城池，遂遣使者迎奉宗成，举地归附大汉。又遣其弟公孙光、公孙恢，功曹李熊，多方游走交通，蜀中多有豪强如李育、程乌之属，应公孙述相邀率众从军。在公孙述的一番张罗下，宗成威势更胜，遂进兵成都。

然而待成都一破，宗成、王岑原形毕露，肆无忌惮，纵兵掳掠。成都世族百姓本以为汉兵入城，还以为得脱昏君牢笼，终归大汉统辖，锣鼓喧天，夹道相迎，谁知竟遭贼兵暴行，多有被抢掠财物、流失子女人家。一时间，成都哀号震天，人人自危。

公孙述见此情形，方知被骗，这哪里是什么汉军将士，分明就是强盗贼寇，而自己本欲为民所想，早归汉室，奉迎汉帝，谁知好心办了坏事，竟然是引狼入室，为祸一方。看着成都父老对自己侧目以对，多年声名毁于一旦，公孙述心中苦不堪言。左思右想，公孙述暗中召见县中豪杰，明言相告：“天下同苦新朝，思属汉室久矣。故述听闻汉将军到，遣使驰道相迎，更为宗成联络州郡，招募豪杰，助其入主成都。而今无辜百姓受此贼子劫掠，妇孺多受侵暴裹挟，房屋庙宇更是焚毁无数。宗成乃草莽贼寇也，绝非汉室义兵。述为此贼所诬，助纣为虐，深以为耻，今欲求众位英雄相助，诛此无道暴徒，保郡自守，以待天子征召。诸公欲并力者即随述行事，不欲者请自归去。述绝不强留。”

李育、程乌向来敬服公孙述为人，又想如今成都已被贼寇所占，若不趁早除去，自己终是无尺地容身，于公于私都容不得宗成、王岑为祸巴蜀，遂与众豪杰叩首相从。公孙述有了众人相助，遂趁宗成、王岑不备，一举攻杀二贼。

有了蜀中豪强、百姓鼎力支持，又得了宗成、王岑人马，公孙述实力暴涨。成都已定，公孙述凭蜀中沃野千里，土地肥饶，兵力精强，断绝了与新朝关联，闭关自守，天府之国俨然成了一处世外桃源。而就在公孙述占据成都，独领巴蜀之时，雍、凉之地也如翻天覆地一般。

隗嚣，字季孟，天水成纪人士，本为国师刘歆属官。年初，南阳叛军大破甄阜于泚水，皇帝震惊，遣出七公属吏七十二人，颁赦政令传檄州郡以安人心。隗嚣亦在出使之列，可自出长安，不去他地，径直回了天水，不久便传南阳汉帝登基之事。

隗氏也算天水大族，隗嚣小叔隗崔，素来豪放侠义，人脉甚广。听闻汉帝起，而昆阳败，新朝皇帝至亲如刘歆之属皆叛，料想王莽朝廷分崩离析，天下归汉，大势所趋，遂与兄长隗义及亲信上邽人杨广、冀人周宗聚众数千，举兵而起，攻陷平襄，杀其守将，占其城池。待事初成，隗崔等人军议，共推隗嚣为上将军，统领诸部人马。

隗嚣坚辞不从。倒不是虚情假意推诿做作，而是真心不愿为众人作那挡箭盾牌。在座哪一个不是一方豪杰，霸气十足？若政令难行，将令不尊，如何能够成就大事？一旦事败，自己为众军之首，虽有名无实，但仍为朝廷所忌，必被定为乱军首恶而难辞其咎。这般出力不讨好的事情隗嚣如何肯做？

隗崔与各部将帅几番入府，数次请命，软磨硬泡甚至武力裹挟，隗嚣才勉为其难：“众位将军不嫌小子晚辈，嚣先行谢过。只是唯有从我一言，方肯为任，否则便是立斩隗嚣，也实难从命。今天下汹汹，正如叔父所言，乃我等顺势而起，乱中博取功名的天赐良机，然虽有众将鼎力相助，可若各行其是，自谋其利，终难成大业。嚣不才，若众位将军能从嚣言，严奉嚣令，方敢从命！”众将虽仍怀私心，但隗嚣之言在情在理，故尽皆允诺。隗嚣才从众人之言，荣任上将军。

隗嚣素闻平陵人方望谋略出众，当即遣使聘请以为军师。又从方望之言，立高庙于城东，祭祀高祖、太宗、世宗皇帝，与众将歃血为盟，共尊汉帝，相与立拜。移檄传告郡国，交通各县豪强世族。各州牧守、县宰、世族知新朝大势已去，听闻隗嚣遵从大汉统御陇右，皆争相率众投效，十数日间，得雄兵近十万有余，偌大凉州亦为隗嚣所得。

益州、凉州皆叛王莽，自此之后，王莽之令仅限长安、洛阳，大新王朝行将就木，大汉复兴转瞬在即。

## 第十七章 王莽粉身谢天下，更始初用刘文叔

王宪本是弘农县下一个小小掾属，看清时事，投效汉军，得了个校尉头衔，受邓晔派遣，北上游击，颇有些衣锦还乡的畅快感觉。一路走来，各地属县所过皆降，听候王宪调令。王宪何曾如此威风过，遂自称将军，对所投各路豪杰皆委以汉将称号，更引得迟疑不决的属县杀官造反，举兵降汉，竟又拉出了数万人马。不少人传言西凉隗嚣传檄尊汉之事，说隗氏握兵十万，不日将入关中征伐长安。一时王宪各路旁兵心痒难耐，纷纷会兵长安城下，皆欲争功先入京师。

长安城外一群杂牌部队来回游走，虽说也有数万人马，喊声震天，却也当真对长安城无可奈何，雷声大雨点小，对着高大的城墙望洋兴叹。但就在这吵

吵嚷嚷之中，长安渐渐人心浮动。

王宪乌合之众猛攻长安无果，遂发掘王莽妻子先祖高陵，尽取其中财货以为己用，把墓中尸骨随意弃于荒郊，人踩马踏，转眼不成人形。又将坟墓、九庙、明堂、辟雍一把大火生生引燃，可怜多少工匠穷尽心血而成的皇家陵园化作尘烟。火光冲天，彻夜不熄，照得长安城夜如白昼，更照得城中守军、百姓人心惶惶，不得安睡。

王莽心中慌乱，有近臣告于皇帝，言城门守军皆是东方之人，不可深信，要谨防暗通贼寇，开门献城。王莽深以为然，遂改派吴越骑士为戍卫，每门各置校尉一名，兵卒六百，监视城门守军抵挡汉兵。有东海人公宾就，时为宣平城门校尉，本就因王莽久欠饷银而心中不满，今未有一分酬劳，还强令众军死守城门，多有怨言。此时，皇帝竟然还另派军队监视自己，心中怒火熊熊而起。于夜悄然打开城门，引着城外汉军冲入城中。

杀声惊起了大司马王邑、卫将军王林，听闻汉军已然入城，两人慌乱中赶忙点齐禁军千余人马，迎击北门，与冲进来的汉军战作一处，拼死不退，欲乘入城汉军人少，速速击退，重新抢回城门。汉军好不容易进到城来，怎会轻易放过这个机会，背靠城门而战，死守城门，使王邑禁军难以靠前。而城外各营汉军听闻宣平门已开，四面八方涌了过来，你拥我挤都想冲将进来，无奈宣平门窄，城郭狭小，一时为禁军所阻，急难杀进城来。

两军在小小的宣平门拼斗一昼夜，王邑、王林心知无路可退，算是拼了老命，一边亲自操刀上阵激励士卒，一边责令抽调各门守军前来增援，而城外汉军也早已疯狂，前面的人刚刚倒地，就被后面的士兵推开一边，继续冲杀过来，城门两侧堆满了死尸，门洞里血流成河。

日暮时分，长安各处府衙听闻宣平门失守，府中官员更换旧衣，裹挟细软，避入民间四散而去。有城中少年朱弟、张鱼，连吆带喝，怂恿出一群泼皮无赖，裹挟良民百姓，自称汉军，四处放火劫掠。不少世族、商贾，还当汉军已经杀奔自家门前，纷纷开门投效，糊里糊涂地跟着暴民一起奔走。暴民一路畅通，冲至皇城敬法殿外，砍开一侧小门，冲入省中。宫中禁军多已抽往城门防守，暴民几乎未遇到多少阻挠，看着金碧辉煌的大殿，还客气作甚？纷纷抢掠财宝，奸淫宫女妃嫔。皇城之中哀号四起，庄严威仪的皇家庭院刹那间上演着一幕幕人间惨剧。

群臣皇戚涌入宫中，避开乱民，强扶皇帝，冲出前殿，一路召集公卿大夫、侍中、黄门郎等随从官吏，收拢宫中禁军，凑得千余人，逃奔渐台，欲凭借宽阔池水以为屏障防御汉军，等待四方官军勤王救驾。

王邑、王林率兵拼杀一日两夜，手中禁军死伤殆尽，终于再也抵挡不住，飞马驰回宫中，却不见了皇帝踪迹，王邑大惊失色，忽见自己儿子侍中王睦脱下衣帽，正欲更换奴役粗服逃去，喝止一问，才知皇帝已去渐台。对着王睦一通乱骂，领着两人辗转周折奔去面见皇帝。

汉军杀尽宣平门守军，终于打通了去往皇城的道路，任城郭中尸骨成山，也丝毫压抑不住心中的无限畅快。虽然连战昼夜之间，早已疲乏难耐，但此时荣华富贵近在眼前，立刻激发出无穷的力气，争先恐后向皇城奔去。大军冲入皇宫，连抢带夺，不少先前冲进来宿于宫中的暴民，望着气势汹汹的汉军士卒，连连自陈身份，表露忠心，却不知这冲进来的汉军也不过和自己一般是群以汉军为名的土匪强盗罢了，转而被抢夺一空，甚至有不少人糊里糊涂丢了性命，昨晚皇宫一夜风流化作南柯一梦。

汉军冲进皇帝寝殿，左右找不到王莽踪迹，好不容易在侧殿幕后，擒住一王莽嫔妃，早已被凶神恶煞的汉军吓得花容失色，在汉军连哄带吓之下，说出王莽逃往渐台。领头的渠帅带兵冲去渐台，剩下几个心怀不轨的士兵扯着那美人就进了王莽寝殿。

未过多久，尾随而来的汉军相继涌往渐台，将宫殿包围数重。怎奈渐台却是一处绝地，居高临下，四面环水，台上禁军弓箭守卫，射得汉兵难以近前，数次冲锋皆被挡回，徒留下百十具尸体漂在渐台湖面之上起起伏伏，血水将一池莲花映得格外殷红。

王邑父子与王林指挥残存的禁军奋死抵抗，可已是穷途末路。外无援兵，后无救济，怎是利欲熏心、人多势众的汉兵对手？终是战死台前，无一人得还。汉军乘势而上，冲入殿中，逢人便砍，遇人便杀。

有商人杜吴见一胖叟，随手斩杀，见他手捧宝盒，腰系绶带，甚为华贵，随手取来，乐颠颠地跑了出去，却正遇冲进殿来的校尉公宾就。

公宾就久为大新校尉，识得杜吴所持之物，那绶带乃是缚印之物，宝盒所盛必是皇帝玉玺无疑，赶忙喝问此物何来。

杜吴不过是趁乱而起的小角色，猛见一将军阻路，吓得一哆嗦，跪倒在地：

“小人自殿中西北偏房内斩一老叟所得。”

公宾就一把抢过宝盒绶带，推开挡路的杜吴，冲进偏房所在。昏暗的灯光下，躺在柱后兀自流血不止的老者不是皇帝是谁？公宾就大喜，一刀斩落王莽首级，也不顾流淌的血水，连同玉玺一同藏在怀中，紧紧抱着不放，冲出殿外而去。有眼尖的看见公宾就所为，认得他是旧朝校尉，此举必有缘由，却眼瞅公宾就一路小跑不见了踪影，忙跟进偏房，料那失了首级之人必是皇帝本尊，遂去抢那尸身。一人抢，众人皆抢，你争我夺，将王莽尸身扯得稀烂，四肢关节、肌肉骨骼人手一块。而在争抢拼斗中，不少士兵相互恶斗，刀剑相向，死者数十人之多。

那公宾就知城外汉兵虽众，唯有王宪乃大汉官军，冲出渐台，一路问询，直奔王宪大营。自报身份，面见王宪，以皇帝首级、玉玺相献。

王宪大喜，当即假封公宾就为将军，拔营起寨，统领大军浩浩荡荡开进长安城中，各门残余禁军听闻皇帝已死，长安已属大汉，纷纷弃甲投诚，降于王宪。长安这座丰伟国都历经十余载，终于再次回入大汉之手。

长安陷落，先经王宪焚烧皇陵，又经暴民火烧长安，一时间浓烟滚滚，直冲云霄，虽然王宪入城后传令兵勇四处灭火，仍有不少宫室受其波及化为灰烬。而这冲天的大火早被新丰、京师仓瞧在眼里。

京师仓守将郭钦、陈翬、成重，知天命难违，大势已去，遂遣使悉降李松。而新丰窦融，远瞧长安火起，心中慌乱，忙领兵回城勤王救驾，却被偏将军韩臣所阻。窦融大军眼瞅着长安火光冲天，心惊胆战，毫无战意，旋即为韩臣所败。窦融收拢败军奔回长安，还未入城，就已听长安乱成一团，大新覆灭无可挽回，窦融哀叹一声，转投赵萌而去。

李松众将方知长安城竟已被王宪攻破，心生妒意。合兵一处，开入长安。见王宪自恃灭新大功，竟自封大将军，入住长乐宫，尽收王莽妃嫔姬妾，还以王莽车马、衣服、器物为己用。李松众人正愁拿不住王宪，遂以此为口实，扣了王宪一个谋反罪名。可怜王宪首破长安，却命中无那富贵，还没逍遥几天，便已身首异处。

李松众将一路开进皇宫，索取皇帝玉玺，又将首级封存木龕，再书表章歌功颂德，一并遣人传回宛城。再分遣众将，接收各处城门，收纳四方降兵，另发榜安民，以待朝廷旨意。



长安破了？长安破了！

更始皇帝刘玄有点头晕。巨大的喜悦充斥着头脑，令他有些血脉偾张。长安这座天下之都，终于落入自己手中，天命终于归于自己，而大汉亦在自己努力之下烈火重生了，刘玄激动得不知所措。看着几案上摆放的木龕，中间端端正正盛放着一颗蜡黄呆滞的头颅，正是昔日的安汉公，今日的大新皇帝王莽。这位叱咤风云、呼风唤雨的人物，竟就这般呈现在自己面前。经历了家族二十多年的衰败，卑微如蝼蚁一般的自己，过去只能在长安街旁远远观瞧这天下之主耀武扬威地坐在龙銮之中，此时竟是这样一番模样。人言王莽鸥目虎吻，可自己左看右看，又与一乡间老叟何异？刘玄伸出颤巍巍的双手，捧出那颗早已冰凉的头颅。龕底铺有一层石灰，以杜绝蚊虫啃咬首级。经刘玄这样一取，带起不少灰尘，散发出浓烈的呛人气息，再混杂上一丝血腥和腐臭味道，令人有些作呕。可刘玄浑不在意，将那头颅高高举起。悬久，刘玄哈哈大笑：“王莽老儿谋逆之前，几经风雨，数定朝纲，更是在哀帝驾崩无子之时，迎立孝平皇帝承继大统，稳住朝局，未使天下动荡。虽有不少瞞造虚名，自报假功，欺瞞天下之恶行，但保得大汉江山数十年稳固，也当得起安汉公的爵号。王莽小有才名，若能用于正途，励精图治，或许又是我大汉霍光一般的治世能臣吧。只可惜聪明反被聪明误，利欲熏心，终是落得今日身败名裂的下场。”

刘玄宠姬韩夫人在旁笑道：“陛下说笑了，若无王莽胆大包天，痴心妄想，篡汉自立，又何来今日陛下荣登九五，克定天下，光复大汉之丰功伟绩呢？”

刘玄哈哈一乐，随手将那首级丢回木龕之中：“夫人言之有理。”

遂悬王莽首级于宛市，公之于众，传告天下。传旨长安，悉封诸将，李松所报降将王钦、郭钦及那个献玉玺首级的公宾就皆封列侯，而窦融兵败才降，故未加封赏，留其于赵萌军中以为校尉留用。

当王莽的首级像腊肉一般被挂起来时，宛城轰动了。天下苦新久矣，城中百姓奔走相告，普天同庆，鞭炮齐鸣，山呼万岁。人们对着王莽首级连吐口水，飞石以击。那头颅经数日颠簸，本就已开始腐败，哪堪众人如此捶打，一时间肉末横飞，尸液四溅。更有甚者，趁守护兵丁一不留神，攀绳而上，以刃撬开头颅之口，拔出王莽舌头，也不嫌腐臭之气，生生嚼得粉碎，连血带肉吞咽入肚，引得人群一阵喝彩之声。

洛阳王匡、哀章苦守月余，知长安陷落，皇帝驾崩，再守下去已无意义，

遂举城而降，将偌大的洛阳献给了定国公王匡。绿林大军眼见城门大开，怎会客气，十万兵勇你争我夺，挤入城中，眼见繁华远胜宛城的市集、雄伟的行宫，哪还会按捺得住，未待长官吩咐，便早早下手，先行哄抢一番，不少宫殿亦受波及，被掳掠一空。王匡等绿林将帅本就因未能夺下长安首功，白白便宜了李松三人而心中闷闷不乐，一口怨气难以下咽，哪会有心思去约束部众，早将刘伯升在时制定的军纪军规抛之脑后，一同加入抢掠行列。唯一让人心中宽慰的，就是绿林大军只顾眼前财货，倒少有伤人性命之事发生，较先前已经算是好上百倍了。

刘玄看到槛车中历经数日风吹日晒而形如枯槁的王匡、哀章，心中甚是满意。昔日哀章献匱送符，王舜大造声势，刘歆暗作符命，王邑四处张罗，一群宵小穷凶极恶，将这大汉天下篡于王莽老儿，但凡是刘氏子孙无不对这些王莽的爪牙恨之入骨。今刘歆死于王莽之手，王邑战死长安渐台，王舜虽遭天谴早早亡故，但父债子还，只好委屈太师公王匡了，而哀章本一无耻小人，更是始作俑者，饶他不得。遂于宛市斩杀二人，以告慰列祖列宗在天之灵。

东、西两都尽归大汉，一个急迫的问题摆在更始皇帝刘玄面前。初立大汉之时，仅有南阳之地，故定都于宛，如今水涨船高，小康之家转为天下之主，刘玄有些飘飘然了。既然是大汉帝国，自己不能偏居一隅，迁都事宜迫在眉睫。只是长安、洛阳究竟定于何处呢？洛阳虽富，毕竟只是陪都，长安虽远，却是西汉正统所在。可转想今日之事，长安经王宪那厮和城中乱民一番闹腾，一把大火将宫殿烧了个乱七八糟，听闻未央宫已经被烧个干净，其他宫室虽无大碍，也未脱免，多有伤痕，要仔细整理出来怕是要颇费些时日。洛阳虽比不得长安，也受到了绿林掳掠，可毕竟王匡、哀章举城而降，城池未损，宫室完好，稍加修缮便可整理入住。刘玄突然有点可怜那刚刚被斩首的王匡、哀章来，即便是看在两人保住自家庭院的面上，也该饶他二人性命的，可人都杀了，那便算我对不起他二人好了。

眼下还须选一重臣北上，修缮洛阳宫室，准备迁都大礼，以迎皇帝入主陪都。可举朝望去，刘玄不禁摇头苦笑。朝中这些大臣，要么是旧朝小吏，要么是草莽凶徒，稍有几个世族大姓，却也不过是土豪乡绅，虽也读过些书，但也未见过多大世面，若将此重任交由他们，指不定给自己闹出多大笑话来。大汉重掌国家，天下都看在眼里，不容有丝毫闪失，刘赐倒也不失为一个合适人选，

只是镇守京师平衡绿林少他不得。看来看去，就剩一刘秀。可刘文叔将帅奇才，虽说至今留他性命，但也绝不能掉以轻心，轻予实权，以防生变。嗯！刘玄转过一想，不若使刘秀北去洛阳，倒不失为两全之策。不予他一兵一卒，只给个空头名号，使他修缮洛阳，筹备大礼，他又能惹出多大风浪？天下已定，就算他想趁机离开宛城逃亡出去，又哪有他的容身之处？

刘玄一笑，遂定下人选，翌日朝会之上，即拜刘秀为司隶校尉，不顾绿林将帅的一致反对，令刘秀即刻北上洛阳。

当皇帝念到自己名字的时候，刘秀愣住了。

回到宛城请罪以来，刘秀一直低调谨慎，深居简出，对曾经的亲朋故旧一概避之不见，对朝廷大政要事一概避而不谈，每天除了按时上朝之外，绝少与外界联系。在朝堂时从不多说一句，向来唯唯诺诺。回家后只是饮酒吃肉，徒自快活。夫人阴丽华数次捎来书信，刘秀一概不看，统统付之一炬。

面上看似忘却伯升之事的刘文叔，内心又是多么痛苦抑郁。宛城之中到处是皇帝、绿林的眼线，就算是这将军府，本就是皇帝所赐，谁知道暗藏了多少耳目？刘秀不敢丝毫大意，人前从不流露任何不满与哀愁，该吃吃该喝喝。马成、祭遵随自己回到宛城后，祭遵因为只是门下小吏，未被皇帝注意，而马成在昆阳战前便被刘秀拜为安集掾，刘玄听马成在昆阳亦有功劳，便征入朝中，任为郟县县令，面上看似待刘秀部从甚为公允宽容，实则是支开亲信，孤立刘秀。如此一来，刘秀更不敢将心中之事轻易告于他人了。

刘玄突然起用自己，准许离开宛城北上，刘秀一时有点接受不了。见皇帝连番驳回绿林众将的异议，才强压心中的万分激动，拜谢圣恩，回府嘱咐祭遵收拾行囊，也不再领他人，便出了城门。待入了颍川地界，刘秀急不可耐，向父城奔去。数月未见，对冯异可是想得紧呢。

自从刘秀离开父城之后，冯异谨守当日誓言，赶走王凤接收城池的军校，惹得王凤、王匡前后十余次征伐也未能攻拔，以至最后绿林大军不得不绕道北上。今日终于得偿所愿，重新盼来了刘秀。昔日刘秀官居偏将军，无权任职，今日终有机会，当即拜冯异为主簿，苗萌、祭遵为从事。而冯异又为刘秀推荐了铄期、叔寿、段建、左隆等人，皆是在防守父城之时立下不少功勋之人，刘秀甚是喜欢，都以掾吏任之。王霸亦从颍阳赶来，重投麾下。

众人稍一合计，更始初得天下，声望正盛，还真无相争的本钱，小小父城

绝难长存，遂从刘秀共往洛阳，待事有转机，再别图他策。而城中士卒不可同行，免得遭受朝廷猜忌，冯异也不愿将生死与共的乡党交由朝廷接管，遂赠金银，遣散部众。

待进了洛阳城，刘秀先行拜见了定国公王匡和成国公王凤。两人不仅是大汉上公，百官之首，更兼洛阳大军主帅，不敢马虎。好在两人已对刘秀没有多大敌意，只是嘱咐刘秀尽心办差，但有所阻，皆可寻两人公断，如有所需，也可随时找两人支应。

就当刘秀紧锣密鼓张罗迁都事宜的时候，汝南再传捷报。

刘望称帝汝南两个多月，严尤、陈茂再也抵挡不住刘信的强大攻势，城破被俘。刘望明知难逃一死，领着百人亲信死士疯一般猛冲刘信大军，被刘信亲自操刀送上黄泉。严尤、陈茂一并诛杀，警示天下。

## 第十八章 豪杰归附赤眉叛，事有转机巡河北

更始皇帝刘玄銮驾行在通往洛阳的官道上，心中激动不已，就在刘信攻破汝南没过几天，司隶校尉刘秀也传来佳讯，洛阳宫室修缮已毕，迁都大礼筹备完善，并传车驾仪仗至宛城，奉请皇帝迁都洛阳。

刘玄看着崭新亮丽的皇帝御用之物，甚是满意。刘秀受命北上，既未趁机逃窜，也未煽动刘缤旧部叛乱，反而把迁都事宜处理得井井有条，看来以刘秀北上洛阳筹备各迁都大典的安排还是妥帖的。看来还是刘氏宗亲知书懂礼，明辨大局，远胜绿林豪强粗鄙蛮横，治理天下还当真少不了自己这些亲戚们。

待到了洛阳郊外十里之处，远远便见王匡、王凤等绿林众将，在刘秀筹划之下，遵照汉礼出城远迎天子，洛阳世族百姓虽因绿林入城时劫掠而产生诸多不快，但随着司隶校尉秉公执法后风气焕然一新，而对大汉王朝充满了信心。听闻天子迁都，銮驾将至，一时间洛阳城万人空巷，尽皆出城相迎，争相一睹大汉天子风采。

皇帝车驾尊荣华贵，皇室仪仗威仪雄壮，引得世族百姓跪倒一片，正为大汉天子的阵仗所震撼的时候，就见汉廷官吏队伍随后而至，惊得迎接人群目瞪口呆。虽说来歙为朝廷衣冠礼仪之事数次劝谏更始皇帝，刘玄也稍有整饬，而

且为这次迁都大典，刘秀特意为皇帝和朝臣赶制了新的朝服，可绿林众将向来我行我素，对大汉建国流传至今的繁杂礼仪和朝堂深服嗤之以鼻，尤其是盛夏的天气，让这群出身草莽野惯了的绿林豪杰穿上那数层的正装朝服，戴上那冲天冠冕，盛装出行当真不易。

就看一班文武身着五花八门的奇装异服乱哄哄地跟在皇帝銮驾后面，色彩斑斓像是群妖出行一般。这些朝臣不以为然，沾沾自喜，自以为与众不同，鹤立鸡群，惊住了这群未见过世面的低贱下民而心中得意，冲着人群吆喝连连，飞扬跋扈。殊不知天下世族百姓思念大汉盛世，而对汉廷的威严庄重甚是在意，即便是不得人心的王莽大新时代，也对个人的仪容多加注重，莫说世族大姓，就是乡间老农也素来注重穿戴，在参加婚庆丧葬之事时，都是正装赴会，何曾像这些朝廷臣子一般不成体统？

绿林将帅并未带给洛阳的世族百姓耳目一新，反而看得迎接人群失望透顶，泪水涟涟。本以为大汉朝廷覆灭莽朝，一切将重回正轨，天下将在汉廷的治理下如昔日大汉一般强盛富足，可到头来竟是这样一群不知礼数之人掌控朝堂。这哪里是思念已久的大汉朝廷，分明是一群土匪强盗，又回想起汉军初入洛阳时的一番哄抢，不觉心灰意懒，天下如何能够在这群人手中重振声威？唉！天下依旧是原来的天下，只不过威严的朝堂又换上了一拨更让人难以捉摸的掌权之人罢了。还是自回家中，管好自己之事。不少人心中悲凉，看天子已经行远，三三两两站起身来，失望地回入城中。

而留着看热闹的人正这样摇头叹气着，等绿林臣子车马过去之后，在队伍末尾又走来数十名臣子。人群中忽然一静，转而沸腾起来，就见这些人皆着朝堂深服，头顶冕冠，腰佩玉带，步履沉稳，目不斜视，一点也不似先前朝臣像游逛街市一样嬉笑，原来是司隶校尉官署行过，引得人群一片喝彩之声，不少老者痛哭流涕说着：“不想有生之年能再得见汉官威仪！也算了了一桩心愿。”

刘玄却丝毫没有顾得上百姓的议论纷纷，在刘秀的引领之下，皇帝先赴大汉宗庙，焚告天地。坐在金碧辉煌的大殿之上，看着远胜宛城甄阜行辕的宫室，刘玄心满意足。这才算得上大汉朝廷，相较之下，宛城皇宫竟如农家小院一般寒酸了。看来刘秀为迎自己迁都还没少费心思，才使自己风风光光坐上一国之主的宝座，他未免对这个堂弟多了一些好感。遂仍以司隶校尉封拜，只是司隶校

尉的军权仍不可轻予，就让他做我刘玄的一块金字招牌好了。

皇帝迁都洛阳，大汉步入正轨，随即大赦天下，遣使巡视，传檄四方，凡归附汉廷之旧朝官署，顺服朝廷旨意，皆以原官爵任之，凡投效汉廷的地方豪强武装，皆有大汉封赏。此文一出，天下为之一振。各方州郡争相遣使洛阳，向新兴的大汉王朝递上表书，以呈忠心。

刘秀陪侍朝堂，对进进出出的四方豪强多有见闻，最让刘秀在意的有此五人。

睢阳人刘永，乃是梁孝王八世孙。梁孝王一脉声名显赫，远胜春陵刘氏。西汉年间，其祖上恩威正盛，何曾正眼瞧过长沙定王一脉，如今却拜倒在更始皇帝脚下，倒也真是世事无常。刘永虽已是庶民，但梁王在豫州的余威不减当年，世族豪强皆对刘永恭敬有加。皇帝对刘永朝见很是欢喜，以王侯之礼予以接见，遂拜刘永承继梁王之位，仍都于睢阳。

又有安定三水人刘文伯，自称武帝曾孙，求见皇帝。朝中议论纷纷，尤其是刘氏宗亲，何曾听过有此一脉远亲？细细一查，那刘文伯原名卢芳，不过一招摇撞骗之徒，诳得安定豪强归附，也是颇有势力。刘文伯胆大包天，竟敢蛊惑天下视听，当真作死！而皇帝非但不怒，反而不以为忤，拜刘文伯为骑都尉，令镇抚安定以西。

未过多久，有东方义军头领城头子路和力子都遣使来朝，投效汉廷。两部虽非赤眉嫡系，却也和赤眉诸部有着扯不清的关系，拥兵三十余万。这两人遣使来降，倒真是开了一个先例，东方赤眉终于和大汉朝廷开始有了交涉。皇帝即拜城头子路为东莱太守，力子都为徐州牧，皆行大将军事。

朝野之中对皇帝这些任命很是不解，刘秀仔细思量后，却察觉出皇帝的真实用意。东方诸郡远在朝廷掌控之外，今刘永来投，不仅仅代表了天下刘氏对大汉朝廷的认可，而且恢复刘永王爵，重置梁国属地，以其声威统御东方，一者震慑东方州郡，二者作为防御赤眉的前沿。而对于那个骗子刘文伯，究竟是不是刘氏后人已经无关紧要，最关键的是他已经在北方拥有一定势力，更是和匈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以其镇守北境，倒真是大汉初建时最为稳妥的处置方式，至少这样一来匈奴暂时不会与大汉敌对。而对东方那些义军委以重任，不仅在东方插下大汉的数颗棋子，而且以其为榜样，料想赤眉也会对今后的出路好好思量思量，说不定兵不血刃便可拿下东方数州。皇帝城府如此之深，不

得不令刘秀甚为警觉。当初大哥刘缤被朱鲋、李轶诬陷致死，人人都以为是绿林之责，皇帝不过是受其威胁而不得不如此行事。可如今一看刘玄的处事手段，怕当日真正幕后之人竟是刘玄才对，朱鲋、李轶不过是被刘玄利用，借刀杀人罢了。好你个刘玄，当真阴险毒辣！想起大哥之死，刘秀眼眶一湿，转而深吸一口气，又和先前一般无异。

樊崇，青州莒县人。本来也不过是东方诸部义军中一小股势力，吕母名号响亮，吸引了官府注意，数次围剿都冲着吕母而去，却都大败而归。孰胜孰败倒无所谓，关键是给了樊崇不断壮大的时间和机会。当官府猛然发觉樊崇威胁，转过头来向樊崇下手之时，为时已晚。樊崇早已不是昔日那个饭都吃不饱的蝼蚁贱民了，手握万余精兵，官兵早已不是敌手。而樊崇同郡人逢安，东海人徐宣、谢禄、杨音，各自起兵万余，知樊崇大军勇猛无敌，遂相与投奔。为区别官兵，以防误伤，樊崇部众皆染红双眉，自号赤眉军。未过数年，东方大地彻底落在赤眉之手，而青犊、铜马、大彤、大抢、檀乡十数部义军为赤眉所慑，都尊赤眉为首。

樊崇在东方唯我独尊，本对南阳绿林不以为意，然而未过多久，那南阳汉军自立汉帝，迅速北上西进，接连拿下长安、洛阳，入主中原。樊崇有些不知所措了。

暴新统治天下时，百姓难以活命，才投入自己麾下，听从自己号令，如今大汉朝廷重振朝纲，人心所向，岂是自己能够阻住的？听闻各地州府都已入朝臣服，就连城头子路、力子都都已投效汉廷，天下一统迫在眉睫。若自己仍不识时务，顽固割地自治，早晚必为大汉所忌，而自己兵勇也是思汉心切，早就有回乡得享太平的心愿，怕是大汉还未派兵东征，自己部众就已经散个干净了。

在这般巨大的心理压力之下，樊崇召集逢安、徐宣、谢禄、杨音各部将军议数日，于军中选得刘氏后人刘恭为使，入洛阳投递降书，查探汉廷动静。

听闻赤眉使者入洛阳谒见，更始皇帝不敢大意，虽说天下已重归大汉，各地郡府也已承认大汉的绝对统治，可真正掌控在自己手中的州郡不过关中、三辅、豫州、南阳，其他地方虽然愿意臣服，实际上却仍处于割据状态。若能趁机拉拢赤眉入朝，对于天下走势关系重大。听闻刘恭亦是刘氏后人，看来赤眉为入朝面圣没少费心思，还当给足他面子。

刘恭一脉早早败落，何曾受过如此隆重礼遇？又观大汉朝堂端庄威仪，

刹那间燃起许久之前早已沉寂于血脉之中的刘氏皇族荣耀，对新兴的大汉无比崇敬起来。在向汉帝行过大礼之后，刘恭恭敬敬递上樊崇降书，言赤眉众将对大汉朝廷的亲近之意，恳请大汉皇帝鉴于赤眉诸部与南阳汉军同反暴新义举，封赏众将。赤眉诸部必然感念皇恩浩荡，为大汉再筑坚墙，拱卫朝都，屏退外患。

刘玄欣喜若狂，赤眉竟有意归顺大汉，实在大出自己意料。然而赤眉百万大军占据东方，还须谨慎对待。虽说今日递上降书，可樊崇众将远在青、徐一日，这降书便依旧是一纸空文，还须设法引赤眉众将送亲京师，入质洛阳方为妥帖。刘玄强压心中难以言表的激动之情，假封樊崇诸将为列侯。又封刘恭为式侯，官拜侍中。连诓带骗，引得刘恭感激涕零，回书樊崇，早早诚心归附。

受了刘玄的爵位，赤眉摇身一变，也成了大汉官军。樊崇众将心中稍安，又经刘恭大肆颂扬，一时说得樊崇众将心痒难耐。既然大汉已得天下，那么做一路封疆大吏也不失为一条正途，总好过一顶贼寇帽子久摘不掉。众将也无须再三商议，择定佳日，樊崇便约了逢安、徐宣、谢禄、杨音及其他各部将帅，同往洛阳面见汉帝。为表诚意，除了使团将帅之外，仅有数十名护卫相随，大军人马交由亲信校尉挟制待命。

樊崇众将一入洛阳，立刻引得城中一片轰动。赤眉大军在东方大地闹翻了天，洛阳作为新朝防御赤眉的前沿要塞和最后一道屏障，对赤眉的鼎鼎大名早已如雷贯耳。乡间传闻赤眉大军个个是天煞孤星转世投胎，乃修罗地狱魔君遁入人间，须以百万生人亡魂，赎买滔天罪孽，最喜生食活人，渴饮鲜血，以至面目血红，吓煞旁人。所过之处，寸草不生，尸骨无存。

洛阳百姓无不对赤眉闻风丧胆。可今日赤眉大军竟然投降大汉朝廷，其头领将帅更是亲往京师朝拜，立刻引得世族百姓争相观看。一时间洛阳街市为人所阻，难以通行，若非汉帝遣虎贲卫士疏通人群，樊崇众将怕是入夜也难入皇城。

刘玄依旧如前次一般，盛礼相待，惹得樊崇众将大开眼界，深为汉廷盛状所折服。而在一番虚与委蛇的邦交之论后，刘玄赐众将宅邸暂居。

樊崇诸将欣喜连连，拜谢而出。殊不知皇帝正为众将此来而头痛不已。前番礼遇刘恭，只为稳住赤眉，引他们献质入京便是最好，怎料樊崇一群大老粗信以为真，竟然亲身拜见，倒着实令刘玄有些措手不及，而对樊崇众将如何封



赏真让刘玄难以决断了。赤眉坐拥青、徐、齐地，更对冀州、幽州有所染指，少说也有百万之数，若封赏过高，未免祸患难平，若封拜微末，樊崇众将又不是傻子，实力放在那里，岂会甘愿为人之下？刘玄心中一狠：不如趁着赤眉将帅皆在洛阳，斩草除根，尽取其性命？这也未免过于偏激。一者赤眉诚心来投，杀之失信于天下；二者赤眉无罪于汉廷，灭之失理于朝堂；三者百万大军仍虎卧东方，若杀其头领，必怒而引兵来犯，汉廷初建，实在难以承受摧折。

刘玄越想越头疼，好歹先稳住樊崇人等，软禁于洛阳，深思熟虑之后再何去何从吧。

刘秀失落地退出朝堂，心中空荡荡地回到府中，避开冯异一干掾属不见，独自回到内院寝室。

今日朝中，樊崇、逢安、徐宣、谢禄、杨音等数十部赤眉将帅尽入洛阳，向更始皇帝俯首称臣。如此一来，东方之事渐趋稳定，假以时日，青、徐、幽、冀皆入刘玄囊中，中原尽为刘玄所得，这般下去，天下一统，自己所负血海深仇又要向谁去讨还？想着大哥刘缤英雄一生，却半途夭亡，含恨而终，又想着自己数月来忍辱负重终是毫无用处，所受委屈又向谁去诉说？而自己俨然成了故旧亲朋眼中那个薄情寡义、背弃伯升以成自己荣华富贵的无耻小人。刘秀越想越心痛，数月来的憋屈和耻辱倾泻而出，不觉泪流满面，又不敢发出声响，蒙在被中。

冯异听闻刘秀回府，未如往常一般先来府衙查办公务，而是径直走回了内宅。冯异有些诧异，瞒过其他官署，悄悄来到刘秀寝室，叩门问安。

刘秀听冯异探望，倒也不好推辞，匆忙之中拭去泪痕，稍整面容。卧榻已经乱七八糟，索性和衣而睡，请冯异入内。

见刘秀双目微红，枕席之间点点泪痕，再一想刘秀上朝之前还精神抖擞，回来后突然变成这般模样，冯异仔细一琢磨，必是为赤眉降汉之事而心有所感，冯异回身探察，屋外并无旁人，再回至榻前，跪倒在地叩首一拜：“天下同苦王氏久矣，日夜思念大汉。故而一有李氏‘汉室复兴，李氏为辅’讖言之后，天下世族百姓形影相随，助南阳宗室平灭莽朝。而今虽有更始皇帝重立大汉基业，再续汉室香火，可若说汉室已兴，恐为之过早。今更始皇帝掌朝以来，绿林诸将也好，朝廷新贵也罢，无不纵横暴虐，所过之处强掳豪夺，哀鸿遍野，以致百姓虽为强权所慑不敢妄动，可内心深处尽皆失望透顶，无所期盼。如此大